群經平議

德清俞樾

春秋穀梁傳

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隱元年

樾謹按范氏無解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君子以其歸賵非禮魯人可以辭矣今乃不辭而受之故志以示譏此說未得傳意如其說當云君子以其可辭而受之於文方明不當但云以其可辭受之也蓋可者即所謂賵人之母則可也禮可賵人之母不可賵人

之妾周人之來歸賵也以其爲惠公之母而歸之此辭之可者也以其爲孝公之妾而歸之此辭之不可者也春秋書曰惠公仲子繫仲子於惠公明周之歸賵以其爲惠公之母也此所謂以其可辭受之也下句曰其志不及事也王氏曰其志二字與上句文義不屬其疑當爲且形相似而誤也今按此句與上句本不相屬其志句不及事也句言歸賵常事本不必記其所以記者以其不及事也莊十一年傳其志過我也二十年傳其志以甚也文元年傳其志重天子之禮也昭十八年傳其志以同日也文與此同可證

其字之非誤王氏誤解上句故於此句亦失之矣

騁弓鍭矢不出竟場

疏曰騁弓鏃矢者麋信云騁問也古者以弓矢相騁問故左傳云楚子問郤至以弓爾雅釋器云金鏃翦羽謂之鍭郭璞云今之錍箭是也

臧謹按鍭矢之名雖本釋器文然以之說此傳則騁弓與鍭矢不倫矣鍭當讀爲候候與騁義同候之言視也望也故迎送賓客之官謂之候襄二十一年左傳使候出諸轘轅是也使人於它國有所覗察亦謂之候呂氏春秋貴因篇武王使人候周是也騁弓候

矢謂以弓聘問以矢候覗也疑穀梁原文本作侯矢
葢古字侯與候通故白虎通爵篇曰侯者候也後人
不知侯之爲候而以爲即爾雅之鍭矢因加金旁耳
下句曰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按脩者脯也旣曰脩又
曰肉甚爲不辭肉疑問字之誤禮記檀弓篇曰古之
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是其證也莊二十七年范氏
集解又引董仲舒大夫無束脩之餽餽與問同葢聘
弓候矢與束脩之問竝謂以物與人也弓也矢也束
脩也其物也聘也候也問也其事也以弓相聘以矢
相候以束脩相問皆事之至微者猶且不敢焉此人

臣之義也候誤作鍭問誤作肉而傳義不見矣

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

伯先也二年

集解曰紀子以莒子爲伯而與之盟伯長也　又曰

年爵雖同紀子自以爲伯而先

樾謹按傳列二說其讀伯字不同紀子以伯先則以

本字讀之伯者長也伯莒子而與之盟則當讀爲皈

說文攴部皈迮也從攴白聲周書曰常皈常任今尙

書立政篇作常伯是伯皈古字通皈莒子而與之盟

者迮莒子而與之盟也襄二十九年公羊傳今若是

迮而與季子國是其義也哀十五年左傳迫孔悝於廁强盟之䟽與迫同兩說之中前說爲長范氏曰紀子以莒子爲伯失其義矣

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三年

集解曰傳例曰諸侯時葬正也月葬故也日者憂危最甚不得備禮葬也　疏曰時葬正也襄七年傳文月葬故也隱五年傳文日者憂危最甚此傳云曰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是也

樾謹按集解與疏均不說故字之義文十八年傳子卒不日故也集解曰故殺也然施之此傳則義不可

迺殆未可爲達詁矣今按莊二十三年傳往時正也致月故也三十二年傳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並以故與正爲對文然則故者變也荀子王霸篇不敬舊法而好詐故楊倞注曰故事變也是其證也穀梁傳每有故也之文隱十一年傳公薨不地故也莊三年傳志葬故也僖元年傳夫人薨不地地故也昭三十年傳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其義並同桓元年傳繼故不言卽位正也文元年傳繼正卽位正也繼故與繼正對文繼故猶言繼變謂先君遇弒國之大變也集解曰故謂弒也此爲目言其事則可若以古訓求

之則故可訓變不可訓甯范氏殆失之矣

始厲樂矣 五年

集解曰言時諸侯僭侈皆用八佾魯於是能自減厲而始用六穀梁子言其始僭尸子言其始降

樾謹按穀梁子謂諸侯當用四佾故以初獻六羽為僭樂尸子謂自天子至諸侯通用八佾故以初獻六羽為厲樂厲與僭竝言其失非謂其能自減厲也厲樂與孟子厲陶冶厲農夫同厲者病也始厲樂者始病樂也言自是之後樂日以壞故為始病也厲字竝無減義范氏以減厲說之非是

城爲保民爲之也七年

集解曰建國立城邑有定所高下大小存乎王制刺公不修勤德政更造城以安民

樾謹按范氏訓保爲安則造城以安民於事未爲甚失春秋何以譏之乎其說非也保者小城也古字作堢說文土部堢高土也俗字作堡一切經音義引聲類曰堡高土也經傳通以保爲之禮記月令篇四鄙入保檀弓篇遇負杖入保者息國語晉語抑爲保鄣乎鄭韋注竝訓爲小城是也此傳曰城爲保民爲之也蓋言爲保中之民更作城也民本有保乃更爲作

城故春秋書以示譏下文曰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
無極可知其爲城小之故而益城初非無城也然則
保字當訓爲小城明矣
郜鼎者郜之所爲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爲討之鼎也
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桓二年
樾謹按以是爲討之鼎也文義未安范氏集解曰討
宋亂而更受其賂器則當云賂之鼎不當云討之鼎
且稷之會經明書以成宋亂又何討之有乎今按討
乃糾字之誤釋文曰麋氏云討或作糾蓋其所見尚
有作糾之本後人不知糾字之義因臆改爲討耳糾

字從糸從丩說文丩部丩相糾繚也又曰茻艸之相丩者又曰糾繩三合也蓋茻糾二字並從丩爲蔓艸相丩謂之茻絲相丩謂之糾其義一也此鼎本郜所爲則爲郜鼎而取之於宋則又爲宋鼎一鼎而郜宋共之故曰以是爲糾之鼎也言其糾繚而難明也乃孔子則以爲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於是書之曰郜大鼎而其名自此定矣今糾誤爲討則傳義全失宜從慶氏訂正下文紀侯來朝傳曰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討亦誤字唐石經作討是也觀彼討字之誤則此討字之誤更無疑矣

謹言而退三年

樾謹按謹當爲結公羊傳正作結言而退是其證也結與謹一聲之轉長言之則結短言之則謹如謹古經師多口授因誤爲謹耳廣雅釋詁曰劼勤也結之與謹猶劼之與勤竝雙聲字

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四年

集解曰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爲豆實可以祭祀次殺射髀骼死差遲下殺中腸汙泡死最遲

樾謹按范氏所解與何邵公注公羊雖其說不同大

旨一也然非傳意也傳曰唯其所先得則自以所得先後爲次最先得者以供祭祀次以供賓客次以供庖廚耳上殺次殺下殺雖經師相承有此說然自禮記王制及公穀兩傳說此事者竝以一二三爲次不以上中下爲次則疑其不足據矣設也所獲之獸無可當上殺者將遂無以供祭祀之用乎不如據穀梁此傳謂以所得先後爲次其說簡而當也又按此傳一字衍文也傳文本曰唯其所先得爲乾豆一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言二言三不言一者唯其所先得卽是一也後人因公羊傳一曰乾豆之文而於此傳

亦加一字則唯其所先得五字不可通矣夫公穀兩傳文自不同彼用曰字而此用爲字則此傳弟二句蒙上五字爲文可知知其蒙上爲文而一字之爲衍文可知知一字之衍而其以所得先後爲次又可知矣

六年春正月寔來

集解曰來朝例時月者謹其無禮　疏曰州公不以禮朝又至魯不反是無禮之事

樾謹按至魯不反乃左氏傳之說而公穀絕無此文至寔來之義公羊傳曰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

慢之化我也此傳曰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譖我故簡言之也簡慢義同譖化聲近兩傳大旨略同惟公羊於化我下不出一詞此傳又申明之曰諸侯不以過相朝也於是其義明矣蓋諸侯惟過天子之國必行朝禮成十三年公羊傳所謂不敢過天子也是也若諸侯之於諸侯本非臣屬但須假道不必相朝而州公乃以如曹之故道出魯境遂行朝禮朝不以禮與無禮同故謂之化我何休曰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此其說必有師承又曰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則大非

傳義矣

時曰同乎人也

集解曰時人僉曰齊侯之子同於它人

樾謹按左傳載桓公之言曰是其生也與我同物名之曰同然則同之命名桓公以爲同乎己也故時人卽反其言以譏之曰同乎人也范氏所解尚未盡得其旨

故略之也八年

樾謹按故字衍文也上文曰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卽謀於我故弗與使也則猶有故字此文曰遂繼事

之辭也其曰遂逆王后略之也則不當有故字蓋即涉上文故邪與使而誤衍耳

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 九年

樾謹按故字唐石經作放御覽百四十七引服注曰放違也當從之放命即方命尚書堯典篇方命圮族漢書傅喜傳王商傳竝作放命圮族正義引鄭注曰方讀爲放謂放棄教命是方者借字放者正字也此傳言曹伯使世子來朝則曹伯爲失正魯以待人父之道待人子則內爲失正故曰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明世子可以止而不行也然止而不

行疑若放棄父命者故又發難曰則是放命也下乃引尸子之言以斷之曰夫已多乎道明雖放命不足爲罪也

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集解曰邵曰已止也止曹伯使朝之命則曹伯不陷非禮之愆世子無苟從之咎魯無失正之譏三者正則合道多矣

樾謹按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是道有順義國語楚語以遵而道從而逆相對然則道即順也多者賢也小爾雅廣詁曰

賢多也凡相較而勝謂之賢亦謂之多論語陽貨篇
爲之猶賢乎已皇侃義疏曰賢猶勝也禮記檀弓篇
多矣乎予出祖者正義曰多猶勝也是多與賢義同
尸子曰夫已多乎道言此事之已雖若放棄父命而
實勝乎從順也范氏不知道之爲順乃解爲合道多
夫合道多而但曰多乎道近於不辭矣

再稱曰決曰義也十二年

集解曰明二事皆當曰也　疏曰決曰者謂二事決
宜書曰故經兩舉曰文也

樾謹按決者明也儀禮大射儀鄉射禮士喪禮注竝

日決猶闓也廣雅釋詁曰闓明也然則決亦爲明矣
范氏正以明字釋決字而楊疏乃謂決宜書曰非其
旨也
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
己所自親者也十四年
樾謹按盡當讀爲進以農女所爲者事祖禰是以人
之所進者事祖禰也豈若己所自親者乎進盡聲近
故得通用漢書高帝紀主進師古曰進字本作賮又
作贐音皆同耳古字假借故轉而爲進然則進之爲
盡猶賮之爲進矣爾雅釋詁藎進也藎與盡古亦通

明

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十八年

集解曰濼之會夫人驕伉不可言及故舍而弗數

檖謹按范氏但曰舍而弗數未及數字之義數者說也詩擊鼓篇與子成說毛傳曰說數也說爲數故數亦爲說禮記儒行篇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正義曰數說也蓋稱說者必一一數之故數與說其義得通弗稱數也猶曰弗稱說也穀梁傳每用數字隱十一年傳曰猶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范解曰累數總言之也文十八年傳曰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

也范解曰是以同倫爲副使故兩言之並得其義矣

昭三年左傳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聞此數卽聞此說也

築之外變之爲正何也莊元年

樾謹按變之爲正當作爲變之正葢上文曰築之外變之正也故此發問曰築之外爲變之正何也今作變之爲正義不可通矣

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六年

集解曰若衞自歸寶於齊過齊然後與我

樾謹按下者後也詩下武篇下武維周鄭箋曰下猶

後也蓋古人謂前爲上謂後爲下呂氏春秋安死篇曰自此以上者亾國不可勝數高注曰上猶前也然則下猶後矣使之如下齊而來我謂若後齊而至我也范解未甚明了故具說之定元年傳曰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下亦後也

疑戰而曰敗勝內也 十年

集解曰勝內謂勝在內

懋謹按經書公敗齊師則勝在內自不待言又何必舉以爲說乎且勝在內而曰勝內亦近不辭范氏此解殆未得傳意也勝與甚同義論語衛靈公篇甚於

水火皇氏義疏曰甚猶勝也然則勝亦猶甚也勝內也猶曰甚內也隱元年傳曰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彼言甚此言勝文異而義同蓋公以詐勝故書敗以甚之耳

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十年

檖謹按此傳有衍文當云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釋蔡侯獲也傳意謂中國不敗則蔡侯無由見獲故言敗釋蔡侯之獲也中國不敗句涉上文而衍言字則不可

適其言敗句涉上文而衍何也字則辭複矣昭二十
三年傳曰中國不敗胡子髡沈子盈其滅乎其言敗
釋其滅也正與此同可據以訂正
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十六年
集解曰十三年春會于北杏諸侯俱疑齊桓非受命
之伯欲共以事推之可乎今于此年諸侯同共推桓
而魯與齊讎外內同一疑公可事齊不會不書公以
著疑焉同官爲寮謂諸侯也
樾謹按此傳當從舊解之說疏引舊解謂會于北杏
不言諸侯是外疑也今此會不言公是內疑也自此

以後外內不復疑之故曰一疑也其說最爲明了成十一年周公出奔晉傳曰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集解引鄭嗣曰上謂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下謂今周公出奔上下皆一見之然則此傳與彼文法相同彼謂上下各一見此謂內外各一疑舊解之說正得之矣楊氏乃曲徇范注謂外內諸侯同一疑公又云外內者諸侯之國或遠或近故以外內總之也夫傳文言內外者皆以魯爲內它國爲外豈有總言它國而以遠近分內外者乎足知其說之非矣

失故也二十二年

集解曰今失之者以文姜之故

樾謹按以文姜之故而但曰故也不辭甚矣故疑當作放唐石經桓九年傳則是放命也今各本皆作故其誤正與此同矣上文曰肆失也乃釋經文肆字此曰失放也則又自解失字謂失者放縱之也范氏作解時已誤作故乃曲爲之說而文不可通矣

以是爲尸女也　二十三年

集解曰尸主也主爲女往爾以觀社爲辭

樾謹按如范解則當云以是爲尸乎女也於文方明不得但曰尸女范解非也爾雅釋詁尸主也又曰尸

宷也是尸訓主亦訓宷郭注曰謂宷地其實古無宷字襄十五年公羊傳何休注曰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稅耳是宷地之宷本亦作采尸訓宷即訓采矣二十二年傳曰禮有納采集解曰采擇女之德性也此傳尸女即采女也蓋公以觀社爲名實則自往擇女故曰以是爲尸女也學者但知尸之訓主不知尸之訓采因失其義矣

旣戒鼓而駭衆　二十五年

疏曰旣戒鼓駭衆者謂旣警戒擊鼓而駭動衆人

樾謹按楊氏以戒鼓爲警戒擊鼓非也戒即擊鼓之

戒字亦作駴周官大司馬職鼓皆駴鄭注曰疾雷擊鼓曰駴是其義也文選西京賦駴雷鼓七啟駴鐘鳴鼓是凡擊鐘擊鼓皆謂之駴矣說文無駴字古字益止作戒周官大僕職曰始崩戒鼓正與此傳同

大者有顧之辭也　二十八年

疏曰顧猶待也徐邈云至冬無禾於是顧錄無麥其意亦謂待無禾然後顧錄無麥故云大也

樾謹按說文頁部顧還視也詩蓼莪篇顧我復我鄭箋曰顧旋視也旋視與還視同有顧謂有所還視也蓋至冬無禾乃還顧秋之無麥而并錄之徐邈所說

正得其旨楊氏謂顧猶待也則失之矣方無麥之時豈逆知其并將無禾而待之乎訓顧爲待義不可通傳曰於無禾及無麥也是可知顧之爲還視矣

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　二十九年

樾謹按勤字范氏無解僖二年冬十月不雨傳曰不雨者勤雨也釋文勤如字糜氏音覲集韵去聲二十二稕勤渠吝切憂也春秋傳勤雨糜氏說然則此勤字亦當與彼同民之所勤即民之所憂也勤於力勤於財勤於食皆謂憂其不足也葢勤與勞同義淮南

予精神篇竭力而勞萬民氾論篇以勞天下之民高
誘注竝曰勞憂也勤之爲憂猶勞之爲憂也范氏解
勤雨曰是欲得雨之心勤也仍以本字讀之此傳無
解則亦讀如本字胥失之矣

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三十二年

集解曰齊絜　疏曰齊者齊絜之名故記稱齋之爲
言齊也是齊齋意同故范訓爲絜

樾謹按范解非也詩小宛篇人之齊聖毛傳曰齊正
周易繫辭上傳齊小大者存乎卦王肅注曰齊猶正
也是齊之義爲正以齊終也猶曰以正終也上文曰

寢疾居正寢正也若訓齊爲絜則與上義不蒙矣釋
文曰齊本亦作齋葢卽因范說而誤
諱莫如深深則隱
集解曰深謂君弒賊奔隱痛之至也
樾謹按此謂避諱之道莫如深沒其文深沒其文然
後其迹隱矣如子般卒書日若以正終者公子慶父
如齊若以使事往者此皆諱之深而隱者也下文曰
苟有所見莫如深也葢閔公不書卽位則子般之弒
自見而子般卒之下卽書公子慶父如齊則慶父之
與於弒亦見旣已有見於後又何必以內之大惡而

詳咎之哉故莫如深諱之也傳文本明范氏所解未得其指楊疏從而衍之宜更糾繆矣

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 僖四年

集解曰屈完來盟桓公退于召陵是屈完得其本志屈完得志則桓公不得志

檝謙按得志乎桓公者謂以得志之辭加之乎桓公也蓋召陵乃楚地故特箸之明桓公之得志也然合諸侯以伐楚僅得盟其大夫實不足爲得志故又曰得志者不得志也范氏以得志屬屈完不得志屬桓公失其解矣下文曰以桓公得志爲僅矣若從范解

則桓公此役直謂之不得志已耳又何譏其得志之僅乎

執不言所於地緼於晉也五年

樾謹按執不言所於地六字古本止作不地二字疏引舊解曰此云不地緼於晉也者是其證也又曰或以爲執不言所於地葢是別本如此楊氏以爲理亦通耳則其所據本必止作不地二字也其標起訖當曰不地至晉也今乃曰執不至晉也非楊氏之舊矣

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十九年

集解曰如使伐之而滅亾則淫湎不足記也使其自

以然後其惡明

𢡟謹按傳言如加力役焉非伐之之謂也范氏所解由未解如字之義故耳如當讀爲而古書如而通用不可勝舉上文歷言梁之湎於酒淫於色以見梁之所以自亡此又云而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則又舉其甚者言之也左傳曰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是梁之亡正以民罷於力役之故淫湎之非尙其小者也故曰湎不足道也

梁亡出惡正也

集解曰正謂政教

樾謹按正郎政之叚字范氏以政敎解之是矣出當讀爲黜古字通用襄二十七年公羊傳曰黜公者非吾意也何休注曰黜猶出逐然則此傳叚出爲黜猶彼傳叚黜爲出矣梁亾黜惡政也謂梁不行善政故黜之也黜亦通作絀禮記王制篇節不肖以絀惡黜惡政與絀惡義同此惡字乃非惡之惡下文曰鄭棄其師惡其長也則怨惡之惡文同而義異范氏所解未明故具說之

雖失天下莫敢有也二十四年

集解曰邵曰雖實出奔而王者無外王之所居則成

王畿鄭不敢有之以爲國

樾謹按莫敢有者謂莫敢有天下也凡物此失之𠛬彼有之矣天下不然天子雖失之諸侯莫敢有之也故曰雖失天下莫敢有也何解謂鄭不敢有之以爲國非是

會于溫言小諸侯二十八年

樾謹按于字乃以字之誤會以溫言四字爲句蓋溫與河陽本是一地諸侯之會以溫言之者小之也天子之守以河陽言之者大之也下文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然則此文作會以溫言句小諸侯句明矣

古者君之從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 文六年

集解曰邵曰賢者多才也戰主于攻伐仁者有惻隱之恩不如多才者有權略

樾謹按范解非也傳本泛言君使臣之道不專主攻伐豈得謂仁者有惻隱之恩不如多才者有權略乎今按仁當讀爲佞說文女部佞篆大徐本作從女信省小徐本作從女仁聲段氏玉裁曰晉語佞與田韵則仁聲是也佞字本從仁得聲故古或卽以仁爲之尙書金縢篇予仁若考仁卽佞之叚字考卽巧之叚

字子仁若考猶言予佞而巧也說詳尚書此傳三仁字皆當讀爲佞使佞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佞者猶言使不肖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不肖者也趙盾賢夜姑佞謂趙盾賢夜姑不肖也何氏以本字讀之遂不得其解而曲爲之說於義不可通矣

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九年

樾謹按其乃是字之誤疏云天子志崩不志葬而又書日是不葬之辭然則楊氏所據本尚未誤也當據以訂正

弟兄三人佚宕中國十一年

集解曰佚猶更也　釋文出佚害云害本又作宕

樾謹按范氏所據本疑亦作佚害故訓佚爲更言其更相爲害於中國也其實字當作宕宕與害相似又涉下文瓦石不能害而誤耳佚宕乃雙聲字本作跌踢說文足部踢跌踢也又作泆蕩說文水部泆水所蕩泆也此作佚宕者佚與跌泆並從失聲宕字說文云從碭省聲則與踢蕩並從昜得聲故其義通也亦作跌宕文選恨賦跌宕文史李善注引揚雄自敘曰雄爲人跌宕是也佚宕中國言肆行乎中國宕誤作害范氏遂訓佚爲更失其旨矣

一曰就賢也十八年

集解曰若竝有子則就其賢謂年同也

樾謹按此傳非明立子之義不得謂年同則就其賢也范解失之矣上文曰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此云一曰就賢也則又承上文而別爲一說言姪娣之從夫人以其賢而就之也成十年公羊傳何休注曰伯姬以至賢爲三國所爭媵是其義也今宣公不使其母頃熊奉養姜氏而使之大歸于齊既違一人有子三人緩帶之情又失就賢之義故傳竝列二說所以深譏之也

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　宣二年

集解曰先言敗績而後言獲知華元得衆心軍敗而後見獲晉與秦戰于韓未言敗績而君已獲知晉侯不得衆明矣

樾謹按傳言救其將而范氏此解無一救字疑傳文救字乃獲字之誤盡其衆以獲其將謂先盡其衆而後得獲其將也即所謂先言敗績而後言獲也試連上文讀之曰獲者不與之辭也言盡其衆以獲其將也若作救字則與上文不相蒙矣又試連下文讀之曰言盡其衆以獲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

不病矣蓋宋穊既盡則華元止是一人而鄭以三軍敵之是謂以三軍敵華元故雖見獲而不病若作盡其穊以救其將則宋穊具在何得謂之以三軍敵華元乎以上下文義求之此救字當作獲字無疑今誤作救者因下文范注引鄭君說有宋師懼華元見獲皆竭力以救之之文故改傳文以合之不知鄭君云云特以明先書敗績之故耳非說此句之義也

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爲中國也十一年

集解曰楚子入陳納淫亂之人執國威柄制其君臣傾倒上下錯亂邪正是以夷狄爲中國

樾謹按爲者治也襄三十年左傳不可爲也杜注曰
爲猶治也周語是故爲川決之使導韋注曰爲治也
經傳中爲訓治者不可勝舉春秋之義以中國治夷
狄不以夷狄治中國上文楚人殺陳夏徵舒傳曰其
外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此文楚子入陳
傳曰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爲中國也其義若相反
而實則一也蓋陳夏徵舒有可討之罪而楚子非討
罪之人故書楚人殺陳夏徵舒以正弒君之罪而又
書楚子入陳以嚴中外之防傳曰不使夷狄爲中國
也猶曰不使夷狄治中國也范解未得其義

上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成元年

樾謹按此傳文有誤當云作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葢言作甲乃國之事而非丘之事耳下文曰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此言國之可使作甲也又曰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此言丘之不可使作甲也葢以國中農工皆集而丘則四民分處故也若曰丘甲國之事則義不可通矣

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八年

集解曰天王天子王者之通稱自此以上未有言天

子者今言天子是更見一稱

樾謹按如范解則傳文當曰更見一稱於文方備今但曰見一稱也范解非也國語晉語勠力一心戰國策秦策諸侯不可一韋昭高誘注竝曰一同也昭十年左傳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杜注曰壹同也壹與一古通用見一稱也猶曰見同稱也蓋不書天王而書天子者見天子與天王同爲王者之稱也公羊傳曰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彼言通此言一文異而義不殊也

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 九年

疏曰言其不合爲而爲之也徐邈云爲猶葬也言夫無逆出妻之喪而葬理亦通矣但范不訓爲爲葬也

樾謹按徐云爲猶葬也乃目言其事耳訓詁家自有此例非訓爲爲葬也爲當訓治經傳中爲訓治者不可勝舉宣十一年傳不使夷狄爲中國也爲亦治也說已見前矣既出之妻義與夫絕不當更治其喪故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爲之即治之也

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十二年

樾謹按此十字爲一句道猶通也襄三十一年左傳不如小決使道杜注曰道通也法言問道篇亦曰道

也者通也蓋道與通一聲之轉故聲近而義同道無以存猶通無以存通之言同也蓋謂其上下之同無以自存也漢書夏侯勝傳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師古注曰通謂陳道之也然則通同之通以道爲之猶陳道之道以通爲之若於道字絕句則失之矣

公不周乎伐鄭也 十七年

集解曰周信也公邀諸侯爲此盟爾遂不欲更伐鄭

樾謹按公不欲伐鄭不可謂之不信乎伐鄭范解非也離騷經曰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注曰周合也此傳周字亦當訓合言伐鄭之役與公意不合也

及以及與之也襄三年

樾謹按此當曰及又及句與之也與十年傳曰會又會外之也文法一例蓋此經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凡再言及故曰及又及猶彼經書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凡再言會故曰會又會也集解曰通言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則無以表袁僑之得禮故再言及明獨與袁僑不與諸侯之大夫疑范氏所據本正作及又及故以再言及釋之疏標及以至之也五字而釋之曰傳解經所以再言及者以

及與之也謂與袁僑故言及以殊之則其所據本已與今同矣

家有既亾國有既滅襄六年

集解曰滅猶亾亾猶滅家立異姓爲後則亾國立異姓爲嗣則滅既盡也

樾謹按既因訓盡而此既字則非盡之謂也既亾既滅猶言已亾已滅也家立異姓爲後其家固未亾也而實則已亾矣是謂家有既亾國立異姓爲嗣其國固未滅也而實則已滅矣是謂國有既滅下文曰滅而不自知由别之而不別也正見繒之既滅而不自

知其滅也昭四年九月取繒自繒人言之以爲至是始爲魯所滅耳不知其於襄六年已爲莒所滅矣然則自襄六年至昭四年繒國乃旣滅之國也此國有旣滅之義也

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十年

檇謹按傳文本曰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道句惡上也傳寫奪一道字耳弗以上下道道者弗以上下之道言也哀四年傳稱盜以弒君不以上下道道也正與此傳文同可據以訂正

行人者挈國之辭也十一年

集解曰行人是傳國之辭命者

樾謹按凡言之辭者皆釋經意如此上文公至自鄭傳曰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即其例也而此傳挈國之辭范乃以爲傳國之辭命失之矣今按說文手部挈縣持也使臣出竟與國一體榮則俱榮辱則俱辱國之榮辱縣于一人故曰行人者挈國之辭也襄十八年昭八年傳竝曰稱行人怨接於上也范氏於襄十八年傳解曰怨其君而執其使稱行人明使人爾罪在上也然則此云挈國者或罪在使臣歟

莊公失言淫于崔氏二十五年

集解曰放言將淫崔氏爲此見弑也邵曰淫過也言
莊公言語失漏有過於崔子而崔子弑之
樾謹按此二解皆未明失言之義失言猶失道也詩
東門之池篇可以晤言毛傳曰言道也言爲道說之
道亦即爲道德之道法言問道篇曰道也者通也道
德之道與道說之道皆取通達之義無二義也後人
歧而二之而古訓遂不可通矣莊元年傳曰人之於
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
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此以道與言分屬天與
人蓋以天不言之故其實對文則別散文則通不若

於言卽不若於道也此傳曰莊公失言淫于崔氏猶曰莊公失道淫于崔氏左傳所載東郭姜之事是也范氏兩說皆未得其義禮記禮器篇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鄭注曰道猶從也廣雅釋詁曰言從也言之訓從猶道之訓從然則失言之卽失道明矣

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

集解曰所以攻巢之門者爲其伐楚之事故也

樾謹按以門于巢爲攻巢之門此左傳說也公穀則皆不然公羊傳曰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此傳曰吳子

謂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
是皆以門于巢爲入巢之門與左傳異范以左傳說
此傳失之矣若從范解則吳方攻巢又何以責巢之
不飾城請罪乎
一事注乎志 十一年
集解曰一事被注而志之也
樾謹按范解非也傳文曰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
與楚殺也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推尋傳意蓋
謂此本二事而以一事書之也蓋夏四月丁巳楚子
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此一事也冬十有一月丁酉

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此又一事也若分而書之則蔡侯般已于夏四月爲楚誘殺其子嗣立至是又爲楚執當從諸侯在喪稱子之例書曰蔡子不當曰蔡世子矣今乃仍書蔡世子是以一事書之見楚子既誘殺其父又執用其子爲暴虐之甚也故曰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廣雅釋詁曰注識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鄭注曰志記也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然則注乎志者謂識之於史策也非謂輒注而志之也注而志之不得曰注乎志矣乃自何邵公讀此傳已不得其義故有反貶蔡稱世

子之疑而鄭君解之謂變子言世子使若不得其君則仍未得傳義也葢由讀者於一事兩字未遑深求故經意傳意胥失之矣

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　定十年

樾謹按上既云因是以見則下不必又云見之見之疑當作㫁之㫁古得字也頰谷之會正所謂有文事必有武備者故曰孔子於頰谷之會㫁之矣史記趙世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見亦當作㫁誤與此同

嘗置之上帝矣 哀元年

集解曰嘗置之滌宮名之曰上帝牲矣

樾謹按荀子大略篇楊注曰置質猶言委質也呂氏春秋執一篇今日置質爲臣高注亦曰置猶委也嘗置之上帝矣猶曰嘗委之上帝矣成二年左傳王使委于三吏杜注曰委屬也是其義也范解增字太多未得其旨

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 十三年

集解曰襲衣冠端元端 疏曰云請冠端而襲者請著元冠元端而相襲

樾謹按此當於端字絕句而襲二字合下文其藉于成周五字爲句傳文本曰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句而襲其藉于成周句藉者貢獻也范解曰藉謂貢獻是也襲之言入也國語晉語曰使晉襲於爾門韋注曰襲入也其下云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敖大國襲焉曰誅韋氏並訓爲入蓋古語如此也襲其藉于成周者入其貢獻于成周也蓋只之意欲因魯之禮而請冠端因晉之權而襲其藉於成周范氏誤於襲字絕句則下文其藉于成周五字不成句矣

羣經平議卷二十四

羣經平議卷二十五

德清俞樾

春秋左傳一

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

孔氏正義曰成季唐叔亦有文在其手曰友曰虞曰下不言爲此傳言爲魯夫人者以宋女而作它國之妻故傳加爲以示異耳非爲手文有爲字故魯夫人之上有爲字也

樾謹按傳文曰字衍文也閔二年傳有文在其手曰友昭元年傳有文在其手曰虞彼傳無爲字故有曰

字此傳有爲字則不必有曰字猶桓四年公羊傳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穀梁傳作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有爲字則無曰字亦其例也僖二十八年傳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曰字亦衍文既有稱字則不必有曰字矣哀十六年傳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曰字亦衍文既有請字則不必有曰字矣凡此之類皆後人所加太平御覽兵部引僖二十八年傳文正無曰字可證也

不如早爲之所隱元年

杜氏集解曰使得其所宜

樾謹按杜未解所字之義故增宜字以足成之尚書無逸篇君子所其無逸詩殷武篇有截其所鄭注鄭箋並曰所猶處也然則早爲之所猶云早爲之處矣國語晉語叢處之與此傳文異而義同

大叔完聚

集解曰完城郭聚人民　正義曰服虔以聚爲聚禾黍也段欲輕行襲鄭不作固守之資故知聚爲聚人非聚糧也完城者謂聚人而完之非欲守城也

樾謹按段既不作固守之資又何必完其城郭若謂借此爲聚人之計則傳文必當詳述其事不得但曰

完聚也今按完聚二字同義完當讀爲梡梡之言摶也淮南子俶眞篇嫥梡剛柔嫥卽摶字玉篇手部梡摶圓也梡聚猶言摶聚大叔將欲襲鄭故先摶聚其民也商子農戰篇凡治國者患民之散不可摶也是以聖人作壹摶之又曰摶民力以待外事卽此傳梡聚之義杜以本字讀之而分完聚爲二義殆失之矣

君義臣行三年

集解曰臣行君之義

樾謹按杜氏所解似尙未得義字之旨也義當讀爲儀周官肆師治其禮儀鄭注曰故書儀爲義鄭司農

雖似有理其實不然夫族燕者公與族人燕也燕之本意主乎族人特以族人皆父子兄弟以賓禮待之反若疏外故立異姓者爲賓也若天子之盟諸侯使之異姓主宗則於同姓異姓無所偏主安得執族燕爲比乎是服氏之説亦未爲得也今按宗者主也一切經音義九引字林曰宗尊也亦主也昭二年傳禮之宗也杜曰宗猶主也此傳宗盟之宗亦當訓主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謂以王官主諸侯之盟則先同姓也正義引釋例曰斥周而言指謂王官之宰臨盟者也斯或得其義矣

君謂許不共

集解曰不共職貢

樾謹按不共職貢而但曰不共則所不共者何事邪杜解非也詩長發篇受小共大共毛傳曰共法也書序九共九篇馬融注曰共法也然則君謂許不共者君謂許不法也下文曰許無刑而伐之杜注曰刑法也許不共與許無刑其義正同矣

序民人

樾謹按序當讀爲豫爾雅釋地釋文引春秋元命苞曰豫之言序也禮記射義篇卿大夫序從鄭注曰序

或爲豫是序與豫古通用爾雅釋詁曰豫安也豫民

人猶言安民人正義以爲次序民人非其義矣

大羹不致 桓二年

集解曰大羹肉汁不致五味

樾謹按不致五味而但曰不致於文未明杜解非也

致當讀爲緻詩鴇羽篇傳曰鹽不攻緻也說文無緻

字漸附始有之古字止作致詩正義曰緻定本皆作

致是也又或作至呂氏春秋誣徒篇從師苦而欲學

之功也高誘注曰苦讀如鹽會之鹽不精至也不精

至與不攻緻義同考工記弓人覆之而角至鄭注曰

至猶善也至之訓善蓋即精至之義大戴不致謂其
不精至也下文冡食不鑿杜注曰不精鑿然則不致
謂不精至不鑿謂不精鑿文義正同

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十八年

樾謹按甲可言被兵不可言被釋文曰被皮寄反下
注被甲同失之矣被當讀爲披廣雅釋詁曰披張也
披吾甲兵與張吾三軍同義披亦張也竝謂張設之
也作被者叚字耳莊子知北遊篇齧缺問道乎被衣
釋文曰被本作披是被披古字通

嘉栗旨酒

集解曰嘉善也栗謹敬也　正義曰杜訓栗爲謹敬

言善敬爲酒劉炫以栗爲穗貌而規杜過於理恐非

傳謹按善敬兩意不倫若以爲穗貌則於說酒更遠

疑皆非也栗當讀爲洌洌從列聲與栗相近詩四月

篇冬日烈烈鄭箋曰烈烈猶栗栗也考工記弓人菑

栗不迆鄭注曰栗讀爲裂繻之裂然則以栗爲洌猶

以栗爲裂矣說文水部洌水清也周易井九五井洌

寒泉食王弼注曰洌潔也嘉洌旨酒言其旣嘉善而

又清潔也

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十五年

集解曰檀伯鄭守櫟大夫

樾謹按昭十一年傳曰鄭京櫟實殺曼伯謚曼與檀本疊韵字莊子至樂篇澶漫爲樂史記司馬相如傳案衍壇曼是也檀伯之爲曼伯前後異文亦猶遼氏之爲蔿氏鍼尹之爲箴尹矣隱五年傳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又曰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杜注曰二公子曼伯子元是曼伯者莊公之子也而於此傳乃止云守櫟大夫何邪昭十一年傳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注曰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

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正義述杜意以爲莊公城櫟而寘子元又使檀伯爲櫟邑大夫故厲公得因子元而殺檀伯夫櫟既爲子元之邑何以又使檀伯爲櫟邑大夫正義引晉封桓叔于曲沃而以欒賓傅之鄭使許叔居許而以公孫獲爲佐楚使大子建居城父而以奮揚佐之證一邑之內得有二人此不然也夫子元與曼伯所謂二公子也非如桓叔之於欒賓許叔之於公孫獲太子建之於奮揚也二公子竝居一邑勢均力敵孰爲之主孰爲之佐乎是可決其不然

矣今按顧氏炎武左傳補注謂子元卽厲公之字其說是也莊公時厲公居櫟故傳云城櫟而寘子元莊公卒厲公立又爲祭仲所不容出之而立昭公昭公旣立以櫟爲厲公舊邑不可無親公子以鎭撫之因使曼伯居櫟乃厲公因櫟之舊人殺曼伯而居其地卽此傳所載是也說經者不知子元之卽厲公而又不知曼伯之亦爲公子於是事之本末不可見矣昭十一年傳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衞蒲戚實出獻公獻公乃衞君卽子游與無知亦嘗居君位者曼伯止是櫟邑大夫而非

親公子安足與之並論邪顧氏以子元爲厲公字於傳雖無所證惟古人名字必相應漢書刑法志曰是猶以鞿而御䭾突師古注引如淳曰突惡馬也鄭厲公名突而字子元者元或杬字之省邪附著之以證成顧氏之說

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十七年

集解曰復重也本爲昭公所惡而復弑君重爲惡也樾謹按昭公既已見弑矣更爲惡之說義不可通復者報也漢書谷永傳報德復怨師古注曰復亦報也復惡之義與復怨同言高渠彌因爲昭公所惡而遂

弒之則其報復爲已甚矣故將爲戮也

築王姬之館于外爲外禮也 莊元年

樾謹按爲猶于也古于爲二字通用儀禮士冠禮曰宜之于假鄭注曰于猶爲也然則爲亦猶于也又聘禮記曰賄在聘于賄注曰于讀曰爲然則爲亦可讀曰于也爲外禮也猶曰于外句禮也葢上句築王姬之館于外乃是經文傳挐經文而釋之若但曰禮也則疑若通言築之爲得禮而無以明築于外之爲得禮故曡于外二字而曰于外禮也爲外卽于外也莊二十二年傳蒞于正卿釋文曰蒞于本或作蒞爲此

爲于通用見於本書者也正義曰正爲築之于外是應變之禮又曰爲之於外是其得禮之變也雖於傳義未失然不知爲外之卽于外則古訓湮矣

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六年

集解曰本末終始也衷節適也

樾謹按衷與中古通用國語楚語又能齊肅衷正周禮春官序官注引作中正是其證也傳文衷字杜訓中者多矣閔二年傳用其衷僖二十八年傳天誘其中集解並曰衷中也然則此傳衷字亦當訓中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猶言執其兩端用其中也哀二十七

年傳曰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亦是段衷爲中正與此傳之義相近

衣食所安十年

正義曰公意衣食二者雖所以安身然亦不敢專已有之必以之分人

樾謹按傳文但言所安不言所以安孔義非也國語晉語曰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韋注曰安猶善也然則衣食所安亦謂所善也言雖已之所善而必以分人也説文人部便安也是安與便同義猶言已之所便安耳

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十一年

集解曰忽速貌

樾謹按上文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杜解曰悖盛貌是悖與興義相應也忽訓速則與亡字義不相應豈亡可言速而興不可言速乎爾雅釋詁忽盡也詩皇矣篇是絕是忽毛傳曰忽滅也忽訓盡又訓滅其亡也忽焉言其盡滅而無遺也文五年傳皐陶庭堅不祀忽諸亦盡滅之意

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十四年

集解曰無納我之言

樾謹按納我之言不可但謂之裏言杜解非也裏當讀爲理荀子解蔽篇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楊倞注曰裏當爲理是裏理古字通用理之言治也伯父無理言謂無訟治之言也僖二十八年公羊傳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何休注曰叔武訟治于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訟治卽所謂理矣古聽訟之者曰理蓋訟于人謂之理故聽人之訟亦謂之理其義互相因耳今俗語凡爭辯曲直曰理論乃古之遺語也可說爲理言之義

莫之與京　二十二年

集解曰京大也

樾謹按莫之與京猶云莫之與競也京當讀爲勍說文力部勍彊也凡彊者謂之勍相與爭彊亦謂之勍僖二十二年傳勍敵之人杜解曰勍彊也下文曰今之勍者杜解曰今之勍者謂與吾競者同一勍字而前後異訓蓋兩義正相因耳勍從京聲故此傳卽以京爲之杜讀如本字而訓爲大然莫之與大不辭甚矣

儉德之共也 二十四年

樾謹按杜氏不釋共字 共當讀爲洪爾雅釋詁洪大

也德之洪也猶曰德之大也下文曰侈惡之大也洪與大文異而義同下文又曰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猶云有大德也杜解曰以不丹楹刻桷爲共例未得其旨洪從共聲故卽叚共爲之尚書大傳維時供祀六沴鄭注曰供謂大也供亦洪之叚字也

女贄不過榛栗

正義曰先儒以爲栗取其戰栗也棗取其早起也脩取其自脩也唯榛無說蓋以榛聲近虔取其虔於事也

樾謹按榛古作亲說文木部亲果實如小栗從木辛

聲春秋傳曰女摯不過榛栗是榛字本從辛得聲禮記郊特牲篇郊之用辛也南齊書卷九引盧植注曰辛之爲言自新潔也然則女摯用榛亦取自新潔之義孔氏謂取其虔于事非也

屯固 閔元年

集解曰屯險難所以爲堅固

樾謹按屯固猶純固也國語周語曰守終純固又曰敦庬純固又曰思慮純固並其證也純從屯聲故屯訓與純通說經者不通古訓而但執易義求之乃曲爲之說曰險難所以爲堅固失之迂矣且屯卦彖辭

爻辭皆不言難孔子作傳始曰剛柔始交而難生然則李廖占易時恐未必有險難之說

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 二年

集解曰冬十二月閟藏之時

樾謹按閟當讀爲畢閟從必聲與畢聲相近考工記弓人天子圭中必鄭注曰必讀如鹿車縪之縪卽其例也爾雅釋詁畢盡也杜讀閟爲畢故以閟盡釋之正義未能申明其義

授方任能

集解曰方百事之宜也 正義曰授方授民以事皆

有方法也　任能其所委任信用能人也
樾謹按孔氏以方爲方法是也謂授民以事皆有方
法非也成十八年傳及襄九年傳竝曰官不易方昭
二十九年傳又曰官脩其方國語周語亦曰官不易
方晉語又曰官方定物凡言方者竝以官言不以民
言也此傳言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則四民
已皆包之矣又言授方任能則由民而臣言其能官
人也授方者授之以百官之常法也任能者任用其
才能之人也不授以方則無治法不任其能則無治
人授方任能衛之所以興也正義謂授民以事失其

旨矣

五侯九伯　僖四年

集解曰五等諸侯九州之伯　正義曰鄭元以爲周之制每州以一侯爲牧二伯佐之九州有九牧十八伯大公爲東西大伯中分天下者當各統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其伯則各有九耳侯爲牧伯佐之言是周制其事無所出也枝數煩碎非復人情故先儒無同之者

樾謹按鄭義煩碎且每州一侯二伯亦無塙證其說固不可從矣詩旄邱篇正義引服注曰五侯公侯伯

子男九伯九州州之長與杜義同然禮記王制篇曰八州八伯正義引鄭志曰畿內之州不置伯是古有八伯無九伯也以九伯爲九州之長亦臆說耳今按五侯九伯統言天下諸侯也周制有公侯伯子男五等而止言侯伯者舉中以包上下也僖二十九年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是公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故舉侯以包公舉伯以包子男也侯言五伯言九者數始於一而終於九至十則復爲一矣素問三部九侯論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焉是其義也自一至九五爲中數故古人之言凡至少

者以一言之如孟子一杯水一鉤金之類是也至多者以九言之如公羊傳叛者九國是也舉其中數則以五言之如左傳不可以五稔是也五侯舉中數九伯舉終數後人不達古語而曲爲之說究皆不可通矣宣十二年傳夷於九縣昭十二年傳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凡言五言九者皆此類也

取虢之旂　五年

正義曰旂者晉軍旂也而往取虢故云取虢之旂

樾謹按此直言戰勝而取虢之旂耳哀二年傳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蠭旗又十三年傳彌庸

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杜解曰彌庸父為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旌旗然則勝敵而獲其旂古所恥有正義之說失之迂曲矣

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 九年

集解曰在存也微戒獻公言晉將有亂

樵謂按上文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云云無一字及晉此忽云晉將有亂義不可通蓋宰孔之意謂齊將有亂非謂晉將有亂也爾雅釋詁曰在終也其在亂乎乃逆料之辭言齊之將終於亂也君務靖亂言君務靖齊國之亂蓋以代興謳晉也首止之盟王使周

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周
公即孚孔然則此數語即勸晉叛齊之意杜氏未得
其旨

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 十二年

集解曰功勳美德可謂正而不可忘者　正義曰應
當也懿美也督正也言我善女功勳當女美德謂女
功德正而不可忘宜受此禮

樾謹按應猶報也周易文言傳正義曰應者報也督
當讀爲篤篤爲古文尚書微子之命篇用此文作曰篤
不忘是也爾雅釋詁曰篤厚也應乃懿德謂篤不忘

言以上卿之禮報文之美德以示相感而不忘也杜
解未了正義所說亦近迂曲矣
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　十五年
正義曰韓簡之意以爲惠公及禍自由先君獻公廢
嫡立庶之敗德不由卜筮故云先君之敗德旣定致
公今及此禍可由筮數始生之乎
樾謹按正義所說甚爲迂曲非傳義也此句釋文有
兩讀今按當以先君之敗德及絕句及讀爲急說文
心部急從心及聲釋名釋言語曰急及也操切之使
相逮及也是及與急聲近義通急又通作亟爾雅釋

詁亟疾也釋文曰亟本亦作急是也穀梁文十二年傳秦晉之戰已亟范注曰亟數也與此傳文法相似韓簡之意謂先君之敗德亟矣不可勝數也故曰先君之敗德及句可數乎及乃急之叚字急又亟之叚字學者不知轉展相叚之旨宜其不可通矣

是祟餽濟而修祀紓禍也　二十二年

樾謹按祀當作禮上文曰祟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修禮承周禮而言紓禍承周禍而言因禮字古文作礼與祀相似又涉上祟明祀之文故誤爲祀耳國語周語宗祝執祀韋注曰宗宗將有事於

祊則宗祝執祭祀之禮夫賓至不行祭禮安得云執祀祀亦禮字之誤也說詳國語此傳修禮之誤爲修祀猶外傳執禮之誤爲執祀矣

弗可赦也已　二十二年

集解曰言君與天所棄必不可不如赦楚勿與戰

樾謹按如杜解當於弗可絕句赦也已三字文不成義矣此五字宜連讀蓋卽逆天必有大咎之意天固棄之君必與之是得罪於天也故曰弗可赦也已

不以阻隘也

集解曰不因阻隘以求勝

樾謹按傳文曰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下文子魚曰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是阻與鼓對隘與不成列對故又曰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鼓儳二字不平列則阻隘二字亦不平列阻者扼也尚書堯典篇黎民阻飢正義引鄭注曰阻扼也方楚人之未旣濟卽扼而擊之是謂阻其隘杜解未得其旨

金鼓以聲氣也

集解曰鼓以佐士衆之聲氣

樾謹按傳文止言以聲氣不言以佐聲氣杜解非也

官載師注司農曰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官具猶官田也公家之田謂之官田故公家之具謂之官具矣鄭伯以己之政爲私政因以天子之具爲官具先省視官具而後聽私政明先公而後私也官私對文今時語猶然蓋古之遺言矣襄四年傳無失官命官亦公也蓋魯尊事晉國故以晉命爲公家之命令也二年傳鄭子駟曰官命未改補正引陸氏曰官命猶言公命其說是也以臣子言之則君命爲公命以小國言之則伯主之命爲官命兩官命義同即彼傳官命可證此傳官具之義杜解兩官命異義正義曲爲之

說皆非也

王章也二十五年

集解曰章顯王者與諸侯異

燍謹按廣雅釋器曰章程也素問氣交變大論篇政令者氣之章王注曰章程也式也然則王章者猶言王者之程式也如杜解則當云所以章王也文義方明而傳文爲不備矣

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

集解曰徑猶行也　正義曰杜以徑猶行者以專文爲徑故釋爲行上讀爲義劉炫改徑爲經謂經歷饑

餧下屬爲句輒改其字以規杜氏非也

樾謹按杜劉二說雖有上讀下讀之不同然實則此字皆贅設也如杜說則但曰以壺飱從足矣何必曰從徑乎如劉說則但曰餧而弗食足矣何必曰經餧乎且以情事言之重耳與趙衰同行餧則俱餧重耳不食衰自無獨食之理此亦何足爲異乎焦氏循左傳補疏曰徑小道也蓋衰不以壺飱從重耳有時重耳行大道衰由小道亦餧而不食謂不以相違而自私也從字絕句徑一字句餧而不食四字句按此說於情事爲合惟句讀似尙未得徑字仍當上屬趙衰

以壺殯從徑者謂以壺殯從小道也猶史記欒布傳所云從閒道也車耳行大道衰由小道故謂之從徑師古注漢書張騫傳曰從由也是從徑卽由徑也雜子外儲說左篇以此爲箕鄭事其曰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雖與左傳紀載不同然可證其與車耳分道而行舊說均未得其義也

公使展喜犒師　二十六年

正義曰犒者以酒食餉饋軍師之名也服虔云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

據謹按說文無犒字漢斥彰長田君碑作勞𩡧𩡧亦

說文所無蓋以犒師者必以牛酒故從牛又或從酉
並俗字耳周禮小行人云若國師役則令槁襘之注
云故書槁為稾鄭司農曰稾當為犒惠氏棟左傳補
注謂與服子慎枯槁之說合然師枯槁而饋之飲食
則不枯槁矣乃反謂之犒師義實未安今以服氏枯
槁之說推之其字實當作膏蓋因其枯槁而以酒食
膏澤之也魯語曰使展喜以膏沐犒師疑古本國語
作以膏沐膏師上膏字如字下膏字古報反襄十九
年傳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釋文曰膏雨如
字膏之古報反是其例也此傳犒字釋文曰苦報反

與膏之之膏音正相近疑古本左傳亦作膏師故服氏以枯槁爲說耳玉篇食部又有餻字曰勞也葢古義亡而俗字滋多矣

說禮樂而敦詩書 二十七年

正義曰敦謂厚重之

樾謹按敦治也猶言治詩書也詩閟宮篇敦商之旅鄭箋曰敦治也是其義

民懷生矣

正義曰劉炫云生既厚民皆懷戀居處

樾謹按懷安也言民安其生也論語里仁篇君子懷

德公冶長篇少者懷之孔注並曰懷安也是其義

楚子伏己而盬其腦 二十八年

集解曰盬啑也 正義曰盬之爲啑未見正訓蓋相傳爲然服虔云如俗語相駡云啑女腦矣

樾謹按服氏蓋讀盬爲餬餬從胡聲胡從古聲盬亦從古聲故得通用餬之義爲食說文食部餬寄食也蓋以隱十一年傳言餬口四方故以寄食言之實非達詁昭七年傳正考父鼎銘亦言餬口豈亦寄食之謂乎據爾雅釋言云餬饘也隱十一年正義曰餬是饘鬻別名今人以薄鬻塗物謂之餬紙餬帛則餬者

以齧食口之名故云餬其口也此說得之𪘲謂之餬

而食𪘲亦謂之餬古義引申往往有此如飯字有符

萬扶晚二切卽其例也得此說則雅訓與傳義均可

貫通矣此傳言餬其腦者腦亦柔物囓之與饘𪘲同

故亦言餬也因段鹽爲之而其義遂晦矣

天禍衞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

集解曰衞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不和也

樾謹按白虎通號篇曰君之爲言羣也是君與羣聲

近義通管子大匡篇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

問篇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王氏念孫謂君

臣卽羣臣說見讀書雜志此傳君臣不協君臣亦卽羣臣也故下文曰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又曰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皆以居者行者爲言居者行者卽所謂羣臣也若以本字讀之而曰君臣不協與下文不貫矣

獻俘授馘

集解曰授數也

樾謹按授不訓數當讀爲受周官典婦功凡授嬪婦功司儀登再拜授幣鄭注並曰授當爲受是其例也

獻俘受馘文異而實同自下言之謂之獻自上言之謂之受矣

刖鍼莊子

樾謹按刖當作刵字之誤也尚書康誥呂刑並有劓刵之文康誥篇正義引鄭康成說以刵爲臣從君坐之刑所謂臣從君坐者卽據此傳爲說因鍼莊子爲坐而得刵刑故云然是鄭所見左傳作刵也若如今本作刖則左傳言刖者多矣莊十六年刖強鉏成十七年刖鮑牽豈得概謂之臣從君坐乎乃因此傳則誤作刖或并疑尚書刵字亦當作刖誤矣

踐修舊好 文元年

集解曰踐猶履行也

樾謹按履行而修舊好甚爲不辭踐當讀爲纘詩崧高篇王纘之事釋文引韓詩作王踐之事是踐與纘古字通用踐修舊好卽纘修舊好說文糸部纘繼也經典通作纂爾雅釋詁纂繼也國語周語纂修其緒纂與踐竝纘之段字

于雖齊聖 二年

集解曰齊肅也

樾謹按齊猶明也禮記祭統篇曰齊者精明之至也

北堂書鈔卷九十引白虎通曰齊者言己之意念專一精明也是齊有精明之義故古人每以齊明並言禮記中庸篇齊明盛服國語周語其君齊明衷正荀子脩身篇齊明而不竭皆其證也齊聖猶言叡聖耳詩小宛篇人之齊聖毛公訓齊爲正則古義之湮久矣

晉侯伐秦圍邧新城四年

集解曰邧新城秦邑也

樾謹按新城疑卽邧幷二邑也蓋秦人新於邧邑築城故謂之新城晉人用司馬法攻其所産故傳稱圍

邪新城也傳六年經書伐鄭圍新城傳曰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杜解曰實新密而經言新城者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正義引劉炫云先王之制諸侯無故不造城造城則攻其所造司馬法曰賊城攻其所賊是也然則秦之新城亦猶鄭之新城矣又按僖四年傳太子奔新城杜解曰新城曲沃曲沃之爲新城疑亦以新築城得名雖曲沃爲晉宗邑故先有城然傳稱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則太子之居曲沃亦必因其舊城而新之可知也文十四年同盟于新城杜云宋地宋之新城疑亦

此類僖十八年傳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新里新城義正同耳

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正義曰湛露詩云湛湛露斯匪陽不晞陽謂日也言天子當日諸侯當露也

樾謹按當猶對也古方爲陽天子南面而立故當陽也禮記郊特牲篇曰君之南鄉答陽也鄭注曰答對也是其義矣正義失之

陳之藝極六年

集解曰藝準也極中也貢獻多少之法傳曰貢之無

藝又曰貢獻無極

樾謹按藝極一也國語魯語曰貪無藝也晉語曰貪欲無藝韋注竝曰藝極也是極與藝同義藝準也極亦準也故詩殷武篇四方之極後漢書樊準傳引作四方是則李賢注曰韓詩之文也毛詩作極韓詩作則是極字卽有準則之義杜分藝極爲二義失之

事長則順

樾謹按事猶立也禮記郊特牲篇信事人也鄭注曰事猶立也字亦作倳周官太宰職以任百官鄭注任猶倳也釋文曰倳側吏反猶立也賈疏曰東齊人物

立地中爲傳蓋傳卽事之變體古字止作事事長則順言立長則順也昭二十六年傳立長則順與此傳文異而義同

凡復致公壻池之封八年

集解曰公壻池晉君女壻又取衛地以封之今并還衛也

樾謹按公壻池乃晉大夫不過采地而已非建國爲附庸不得言封也成十四年傳許人平以叔申之封杜解曰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和於鄭然則此傳公壻池

之封與彼傳叔申之封文義一律蓋晉侯曾使公壻池定其封疆故卽謂之公壻池之封耳

乃皆出戰交綏十二年

集解曰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爲綏　正義曰綏訓爲安蓋兵書務在進取恥言其退以安行卽爲大罪故以綏爲名焉

樾謹按綏與退古同聲禮記檀弓篇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鄭注曰退或爲妥玉篇肉部腿他偎切腿脛也本作骽並其證也交綏卽是交退乃古文同聲

叚借之常例正義引舊說訓綏爲卻得其旨矣乃又
以綏之訓安附會其義反失之也
能賤而有恥十三年
正義曰服虔云謂能處賤且又知恥
樾謹按能與耐古字通詩漸漸之石篇鄭箋曰豕之
性能水釋文曰能本又作耐漢書食貨志能風與旱
鼂錯傳其性能寒師古注並曰能讀曰耐是也能賤
猶曰耐賤一切經音義引蒼頡曰耐忍也
莒紀公生太子僕十八年
集解曰紀號也莒夷無謚故有別號

樾謹按紀乃莒邑名昭十九年傳莒子奔紀鄣杜解曰東海贛榆縣東北有紀城是也紀公蓋以邑爲號者成八年傳與渠丘公立于城上杜曰渠丘公莒子朱也渠丘邑名莒縣有遽里然則莒子庶其號紀公亦猶莒子朱號渠丘公矣

德以處事

集解曰處猶制也

樾謹按物居其所謂之處使物各得其處亦謂之處魯語曰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是其義也故處卽有審度之義呂氏春秋有始覽曰察其情處其形處

猶察也淮南子兵略篇曰相地形處次舍處猶相也此傳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處亦猶觀也度也漢書谷永傳曰臣愚不能處也淮南子主術篇曰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其義並同史記扁鵲倉公傳醫之所病所病猶處病也處與所同義

其器則姦兆也

集解曰兆域也

樾謹按兆雖訓域然姦兆二字文義未安兆當讀爲佻國語周語曰姦仁爲佻此姦佻之義也其下文曰

晔國卽儲佻也莒僕弑君父而奔魯乃正晔國卽儲

者故謂之佻矣

謂之八愷

集解曰愷和也

樾謹按下文謂之八元杜解曰元善也八元八愷名異而實同愷亦善也詩桑柔篇鄭箋曰善猶大也故凡有大義者卽有善義六月篇采芑篇毛傳並曰元大也呂氏春秋不屈篇高注曰愷者大也元愷同爲大卽同爲善矣廣雅釋詁凱與賢竝訓大凱卽愷也賢爲善亦爲大愷爲大亦爲善其義正可互明上文曰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以善與凶對言元愷皆

訓善方與下文四凶相對杜訓愷爲和未得其義

掩義隱賊

正義曰掩蓋義事而不行隱蔽其外而陰爲賊害也

樾謹按掩義與隱賊一律掩猶隱也義猶賊也大戴

禮千乘篇曰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盜誘居室家有

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媄飭五兵及木石曰賊以中情

出小曰閒大曰講利辭以亂屬曰讒以財投長曰貸

此傳義字正與彼同義也賊也皆不善之事故掩蓋

之隱蔽之也學者但知義爲仁義之義而不知古書

義字有作姦邪解者管子明法解篇曰姦邪之人用

國事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佼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者多矣是大義卽大姦也王氏念孫曰義與俄通俄衺也得其旨矣

羣經平議卷二十五